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禪真逸史  
第三十一回 報讎瀝血祭先靈 釋怨營墳安父母

詩曰：人生處世若浮漚，何用攢眉作遠猷。

金谷園中花已老，館娃宮裏水長流。

英雄到底誰無盡，恩怨臨頭孰肯休。

斷首剝心勦雙惡，遊魂地下默含羞。

話說杜伏威預先在堂上擺下故父都督杜成治神位，陳設祭禮，點起香燭，宣讀祭文已畢。杜伏威對靈慟哭，將牛進周乾跪于神位之前。杜伏威親自動手，剖二人之心，瀝血祭獻，燒化紙錢，著刀斧手剝了周乾之皮，藏于府庫中，以戒後人，將屍首棄擲郊外。有詩為證：

憶昔炎炎勢，語出鬼神驚。

二人相倚好，公論著其名。

天道原好還，今日祭先靈。

剝人仍自剝，剝眾剝吾身。

錦衣玉食夫，曠野喂飢鷹。

寄語當權者，胡不留人情。

當晚查訥薛舉和一班將官，置酒與杜伏威賀喜，盡歡而散。

次日商議發兵取南安府，忽騎馬來報：「南安郡太守班僖同梅知府沈通判樊武瑞領大軍殺奔前來。」查訥笑道：「正欲興兵去取南安，他卻自來，省了我多少錢糧。以逸待勞，安有不勝。」薛舉道：「某夜來得一異夢，請軍師解之。」查訥道：「元帥請道其詳。」薛舉道：「五更之初，夢進一樹林，內有一大將，黑臉鬚鬚，魁梧異眾，坐于兩大木之間，雙手撐著，身下胯著一人。那大將呼我之名，指道：『此汝父之讎人也，吾兒何不報之？』驚覺醒來，顛倒尋思，不解其意。」

查訥低頭暗想，半晌問道：「元帥之先尊大人，莫非是與樊武瑞有甚麼讎恨否？」薛舉道：「常聞住持爺和苗師父說，先父因火燒妙相寺，殺了和尚官兵，梁武帝敕陳玉督軍征討，先尊中計而亡。說彼時有一大將，姓樊，失其名號，好生英雄了得，莫非即是樊武瑞，也未可知。」查訥道：「向聞武帝因樊武瑞征討有功，甚加寵用。後侯景作亂，將武帝逼死台城，武瑞恥與同朝，挈家逃遁，不知去向，今卻依附班刺史，興兵到來朔州。害先大人者，必此人也。」薛舉道：「軍師何以見之？」查訥道：「撐著者，乃是爻辭也。兩木之中夾一爻字，身下胯著一人，豈不是箇樊字？今班僖和樊武瑞領兵而來，適合令尊大人夢中相告，事非偶然，此讎當雪矣。」杜伏威眾將皆服其論。

薛舉大怒道：「這樊武瑞既是殺父讎人，如何當面容得他過？大哥與軍師，乞助一臂之力，今日誓擒此賊，以祭父靈！」杜伏威道：「叔父之讎，即我之讎。我父之讎既雪，叔父之讎如何不報？當併力擒之。」薛舉大喜，隨即點起馬步精兵一萬五千，同眾將出東門外平川曠野之地，布成陣勢，俟候敵兵到來。少頃，見東南上金鼓震天，喊聲漸近，漫山塞野，官軍來到，排成陣勢。兩下射住陣角，南軍門旗開處，閃出一員老將，怎生打扮：

堂堂相貌白虬髯，鐵甲籠袍鎖子牙。

劣馬如龍刀燦雪，威風凜凜勝靈官。

這老將軍正是樊武瑞，手執鋼刀，坐雪白馬。左首一員副將袁良臣，右首一員副將張雄，俱全身披挂，手挺長鎗，身騎劣馬。

杜伏威看罷，對薛舉查訥道：「來將甚是英勇，不可小覷了他，須設計以破之。」薛舉瞋目大叫道：「大哥是何言語？長他人銳氣，滅自己英雄。不須軍相助，你看我單騎力擒此賊！」說罷，便手挺畫戟，一騎馬衝出陣前，大叫：「來將通名！」樊武瑞喝道：「吾乃驍騎將軍樊武瑞便是，汝豈無耳，不聞我英名，輒敢侵奪城池，殺戮百姓？」薛舉聽見是樊武瑞，不待言畢，躍馬挺戟，殺過陣來，樊武瑞將刀架住。兩員大將抖擻精神，戰五合，不分勝負。

樊武瑞心下暗想：「這小小豎子手段高強，勝他不得，必須如此。」提起大刀劈面砍來，薛舉側身躲過，樊武瑞帶轉馬頭便走，薛舉不捨，放馬趕來。樊武瑞覷薛舉來得近，擲起一柄飛叉，劈胸刺來。薛舉早已看見，將戟桿撥開。樊武瑞見擲他不著，暗暗稱羨，口中大叫：「賊子慢來！」薛舉喝道：「走的才算好漢！」說話未畢，又一把飛叉，貼右耳擦過。薛舉喫了一驚，不敢再追，撥馬復回本陣。樊武瑞回馬趕來叫道：「潑賊快下馬受縛！」漸漸趕上。薛舉看樊武瑞馬頭不遠，橫擔畫戟，取弓搭箭，颯地一箭射來。樊武瑞正趕，猛聽得弓弦響，連忙躲閃，一箭射中頭盔。樊武瑞奮怒趕上，薛舉回馬又戰，兩個大展神威，再鬥三合，不見輸贏。

官軍隊裏惱了一員虎將張雄，挺鎗驟馬，出陣助戰。北軍隊裏正先鋒常泰出馬，接住廝殺。鬥了餘合，張雄被常泰一鎗刺于馬下。袁良臣大怒，躍馬挺鎗，直取常泰。曹汝豐手舞大刀，驟馬迎敵。數合之中，曹汝豐實一破綻，撥馬回陣。袁良臣放馬追來，曹汝豐翻身一刀，袁良臣躲閃不迭，傷著左臂，負疼跌于馬下，眾軍士擒縛回城。樊武瑞見張雄袁良臣二將落馬，心慌膽怯，不敢戀戰，倒拖大刀，落荒而走。薛舉驟馬來追，樊武瑞奮勇殺出陣後，走不上一二里，只見彩旗招展，金鼓喧天，閃出一員少年大將，正是大元帥杜伏威，喝道：「樊賊休走，快快下馬！」樊武瑞大怒，提刀衝殺。後面薛舉又到，二將夾攻。樊武瑞措手不及，被薛舉生擒過馬，擲于地上，眾士縛了。有詩為證：

老將馳驅已白頭，提刀鬢髮覓封侯。

早知一旦英名喪，悔不林泉作遠遊。

官兵無主，拋戈棄甲，奔走逃生。班僖梅先春遙見樊武瑞被擒，驚得魂不附體，放馬而逃。可憐沈通判走不迭，死于亂軍之中。杜伏威催軍大殺一陣，官軍屍如山積，流血成河，奪得馬匹器械極多，降者甚眾。鳴金收軍入城，府中坐定，大賞三軍，犒勞諸將。

牙將等解樊武瑞袁良臣二人到來，站于堂下。薛舉咬牙切齒，大罵道：「逆賊死奴，是吾殺父大讎，今日被擒，尚敢不跪。先剝汝狗心，瀝血以祭親靈，然後碎屍萬段！」袁良臣連忙雙膝跪下，樊武瑞挺立不跪。薛舉大喝道：「潑賊何為不跪？」樊武瑞面不改色，笑道：「我這一雙膝，不屈于久矣。大丈夫視死如歸，今被汝擒，有死而已。任憑鼎烹鋸解，剖腹剝心，有何懼哉！」薛舉大怒，拔劍欲砍，杜伏威雙手扯住，勸道：「樊公威武不屈，真丈夫也！此等豪傑，世所罕見，吾甚敬之。二弟看愚兄薄面，乞恕其罪。」薛舉道：「大哥之命，焉敢有違，只是戴天之讎，何可輕放。」樊武瑞道：「我與將軍並無半面之識，有何戴天之讎？果爾延頸受戮，亦須說明。」薛舉道：「汝記得年前，劍山薛大王諱志義的否？」樊武瑞聽了，方纔醒悟，大笑道：「原來為此，當初劍山薛志義恃勇擄掠，火焚了妙相寺，殺死和尚，大敗官兵。梁主頒詔，令陳元帥同我等收勦。此時奉詔討賊，君命所使，不得不然，亦不知是將軍先尊也。今將軍為父報讎，吾受就戮。」說罷，伸頸受刀。薛舉擲劍于地，雙手抱住道：「非敢忘父大讎，實緣將軍英傑之士，不由人不愛慕！既出于無心，某豈忍加害？」即忙解了綁縛，脫自己錦袍，披于樊武瑞身上，納之上座。史官讚曰：

武瑞樊公，鐵石心胸。臨難不屈，克全孤忠。松柏遜節，莫邪讓鋒。伏威明達，延攬英雄。薛舉愛賢，愛慕絲衷。傾心下士，不約而同。所以二人，有王者風。名垂竹帛，功勒鼎鍾。千秋萬祀，聲施無窮。

樊武瑞遜道：「樊某被擒，蒙將軍不殺，已為萬幸，何敢當此？」薛舉道：「久仰英名，幸而一會，甚慰渴懷。」杜伏威繆一麟查訥等俱一一相見請禮，以賓客相待。薛舉分付軍校將袁良臣也放了綁，坐于末席，設宴款留。飲酒之間，查訥道：「梅太守敗陣而逃，其膽已落，今宜發兵攻取城池，南安唾手可得。」杜伏威道：「久仰樊將軍謀略蓋世，驍勇絕倫，幸得相從，天下不足定矣。今欲攻取南安，願求良策指教，某等拱聽。」

樊武瑞道：「某乃敗軍之將，一介武夫，諸將軍智勇足備，何下問于小將也。既承明問，則兵法有云，兵貴神速。將軍以得勝之兵，長驅而南，智者不及謀，勇者不能力，勢如破竹，此城反掌而得。然本郡人民良善，班刺史正直清廉，乞將軍憐之。」杜伏威等一齊歎服道：「真仁智之將也。」樊武瑞又拱手道：「敗將蒙薛將軍杜元帥賜以不死，銘刻五內，再造之德，生死不忘。但求開天地之心，釋放歸田。敗將老矣，得耕牧以終天年，則莫大之恩也。」杜伏威道：「將軍差矣，某等得將軍同事，如魚得水。正欲旦夕聆教，共圖鴻業，以享富貴，豈有捨去之理！」樊武瑞道：「僕今年老力衰，非昔日之比。無心軒冕，有意林泉。今幸死中得生，焉敢再貪富貴？懇元帥仁慈，慨許還鄉，實感山岳之德。老朽縱留于此，亦無益于元帥也。」

查訥道：「樊將軍決意歸閑，元帥不須苦留，任彼自便，以全其志，亦是美事。」杜伏威應允，樊武瑞頓首稱謝，酒闌席罷，起身告別。袁良臣稟道：「末將遭擒，自分必死，荷元帥不殺之恩，得以重生，亦願隨樊將軍歸耕田園，苟圖晚景。乞元帥一體同仁，感德非淺。」杜伏威道：「袁公欲與樊將軍共樂林泉，亦不敢強留。」隨令軍校捧出錦段數端，黃金一笏，贈為養老之資：「希二將軍叱存，以表相愛之意。」樊武瑞堅辭不受。杜伏威愈加敬重，親率諸將，擺導送出南門。樊武瑞袁良臣下馬拜別而去。正是：

幸得相從魚水歡，誰知先我著歸鞭。

黃金不受真豪傑，望斷行旌倍慘然。

杜伏威等一行人快快回城，一路上稱羨樊武瑞廉能忠節，歎慕不已。

當晚，查訥傳出將令：薛元帥、繆一麟、曹汝豐、常泰、黃松五將，帶領馬軍三千，步兵一萬，次日五更造飯，平明進兵，逕往南安府，先入城者為頭功。次早，薛舉率領諸將軍馬，殺奔南安府來。這班僥倖梅先春二刺史兵敗回城，無計可施，只得親率軍士守護，以防攻打。忽探馬來報：「賊將薛舉率大隊人馬，已近城池。」班傷心慌，和梅先春商議：「目今賊軍勢大，難以交鋒。欲待堅守，怎奈軍需不足，如何是好？」幕賓封大賓道：「賊勢浩大，空城難守，不如暫棄此城，投奔他郡，再留後計。」班傷道：「非也，某受朝廷大祿，牧守此城，棄城苟免，豈是大丈夫所為？寧死以報國，焉可棄城而去！」說罷，拂衣入府去了。當夜，封大賓同梅先春私逃出城，不知去向。

卻說薛舉親督軍士，將城圍困，晝夜攻打。至第四日，薛舉令軍士于北門布起雲梯，棄了畫戟，手執短刀，身披輕甲，奮勇攻城。自辰至未，兩下相拒，吶喊不絕。薛舉見城上軍校漸有懈怠，大喝一聲，飛身先跳上城。守城牙將一齊迎戰，被薛舉手起刀落，砍翻口數箇，其餘都四散奔走。薛舉據住北門，諸將相繼而上，大開城門。守城軍卒各自逃生，城內大亂，男女號哭之聲盈耳。班太守知城已陷，懷印胸前，向北號泣再拜，赴池水而死。有詩為讚：

血淚涌泉，丹心不毀。

身赴清流，一廉似水。

夫人公子相向大哭，卻好薛舉常泰領兵入衙，問其備細。夫人哭告丈夫盡忠死節。薛舉歎道：「我之過也。」分付常泰把守私衙，不許一人擅入忠臣之門。鳴金收軍，出榜安民。一壁廂差黃松到延州府迎請杜元帥查軍師軍馬。一壁廂差心腹將士，把守四門。取辦棺木，將班傷屍首撈起，以禮殮殮。發付夫人公子收拾家財，搬喪回籍。開倉賑濟貧乏。

杜伏威正在府中商議軍情，探馬報到：「薛元帥破南安，差黃將軍露布報捷。」杜伏威大喜，委黃松鎮守延州。自和查訥帶千餘人馬往南安郡來。薛舉率眾將迎接進府相見，諸將一一參謁。薛舉將攻打南安功勳備陳一遍，杜伏威大悅，著查訥犒賞眾軍。又遣繆一麟去打會寧縣，薛舉去打當亭縣，常泰去打長道縣，曹汝豐去打成州縣。四將各領兵三千，分頭而去。

卻說這四縣官員，見杜伏威軍勢浩大，皆望風而逃，兵不止刃，得了四座城池。杜伏威與繆一麟等，分路巡行各縣。杜伏威馬導行至成州縣西門驛前，忽聽得有人喊叫救命。杜伏威令撤去傘蓋，看是何人，見一老嫗俯伏街心，叩頭求救。杜伏威憐其年老，令軍士扶起講話。那老嫗立于馬前，攔著兩行淚，又不做聲。杜伏威道：「你有何冤枉，為何不言？」

老嫗道：「爺爺，話長哩。求爺爺車駕到婦人家裏，細細訴明。」杜伏威問：「你家在何處？」老嫗將手指道：「那對河大樹下牆門內便是。」杜伏威應允，恐有奸詐，令甲士隨行。至門首下馬，老嫗引入中堂，取一把椅子，請杜伏威居中而坐，躬身下拜。杜伏威看他家裏雖然頹敗，卻也華堂峻宇，這老嫗舉止有禮，必是舊家風範，起身答以半禮。老嫗拜罷，侍立于側，稟道：「老身惠氏，亡夫傅嶠，是梁朝大司農傅岐的嫡親兄弟。」杜伏威道：「既是傅司農弟媳，乃忠臣親屬，請坐了講。」惠氏謝了，坐于傍邊道：「亡夫向來乏嗣，禱于虞舜廟中，然後有孕。將及臨盆，忽有一乞兒，持破琴一張，要賣錢五百貫。亡夫素諳音律，即以五百貫買了這琴，配上冰弦，試彈其音，清亮異常。識古的說是東晉舊物，嵇大夫所遺，到如今雖千金亦無處可覓。亡夫喜甚珍藏，等閑不與人見。不意生的是個女孩兒，感舜帝所賜，遂名為舜華。這舜華女兒年至四歲，亦頗聰明，亡夫教以調絃，便解音律，亡夫傳與數曲，俱彈得精妙。及亡夫棄世時，舜華四歲了，將此古琴授女兒，叮囑道：「兒當珍藏此琴，見琴即如見父。」舜華痛哭受琴，製一錦囊貯之，自作角調親引商調幽怨二曲，以寫愁懷，女工之暇，便彈此曲。數年來，與琴朝夕不離。自亡夫歿後，家業凋零，幾次欲賣此琴，又捨不得。一月前，舜華正對月撫琴，倏然雲低月暗，起一陣怪風。風過處，閃出一個白臉妖魔將軍模樣，將琴劈手奪去。舜華喫了這大驚，便成一個癩症，晝夜狂罵，不省人事。老身聞得元帥爺命術通神，必能驅治，故不避責罰，斗膽拜求，乞擒此搶琴怪物，救寡女一命，恩同天地。」說罷又拜。

杜伏威道：「不須多禮，汝女必中邪了，我夜間為汝治之，看是何祟，以救女命。」惠氏歡喜，忙整酒飯相待。看看天暮，伏威傳令部下將校兵卒，俱暫屯門前空地，不許喧嘩。堂中點起香燭，止命一家僮伺候。餘人皆避。伏威卸下戎服，書符捻訣，仗劍步罡，口中念動真言。霎時一尊值日神將下降，拱立稟命。杜伏威道：「今有傅司農姪女舜華，所撫古琴不知是何邪攝去，致此女重疾顛狂。乞吾神查勘，速拿前來，明正雷霆法律。」天將唯唯而去。至二鼓將盡，只見天將乘雲，腦揪一人，擲于堂前，稟道：「偷琴賊獲到，候法旨。」杜伏威燈下看那妖邪，怎生模樣？但見：

面團髮黑，齒白唇紅。三絡掩口微鬚，一雙突睛細眼。頭戴簇花萬字頭巾，金抹額雉尾針簪。身穿團花錦襖背子，繡裹肚驚條緊束。下著一條白水褲兒，紮護膝，撥霧穿雲。足蹬著一雙抹綠鞋靴，纏腿繡，飛風掣電。喚做慣走路的使者，疾似流星。名為會請客的官兒，速於鷹隼。手內常擎書一簡，肩上橫擔令字旗。

呀，原來是個值日符官使者！

杜伏威喝道：「汝是何處符使，輒敢興妖，奪人古玩？」那符使伏于階下道：「小神乃淮河使者，花花太保部下遊弈神是也。太保巡河，遙見本宅小姐貌美，意欲娶為夫人，特差小神先奪其所好，後攝其魂魄，至水府成親。豈料小姐堅執不從，惡言穢罵，太保惱了，將他拘留水府，然亦不敢加害。小神奉命差遣，乞法師饒恕。」伏威又問：「琴將安在？」遊弈神道：「雖然攝去，尚藏在本宅家廟下，未曾盜歸水府。」伏威怒道：「胡謔！上帝敕汝等為神，正宜濟民護國，海晏河清，怎麼反行邪淫不法之事，煩天神併擒太保，將此二孽押赴雷霆治罪，施行繳旨。」天將應諾，手提遊弈神，騰空而去。

此時夜已過半，伏威請惠氏出堂，備言前事：「已將妖神押赴天曹，令愛可保無虞矣。」惠氏拜謝，回房看女兒，那小姐倏然甦醒。惠氏忙問：「我兒，你向來為何如此？真憂死娘也！」舜華道：「失琴之時，見一白臉勇士，挾我至一大殿中。有一花臉穿紅袍的將軍，迎我進去，兩旁樂人吹打，喝我同拜花燭，被我毀罵一場，不肯同拜。那花臉賊將我囚在冷室中，我終日毀罵。適見

幾個錦衣人手執刀斧繩索，綁縛那花臉賊去了，又引我回來，方得甦醒。」惠氏把杜元帥擒妖之事說了，舜華不勝感激。天色已曉，杜伏威令家僮到家廟中取琴，果然在神櫃之下。家僮將琴獻上。杜伏威接在手中，細細展視，果係好琴。但見：

背斷梨花雷氏，尾焦蔡子中郎。天桐地梓合陰陽，音韻清和調暢。三嘆朱絃洞穴，一聲阿閣鳴鳳。當年師曠審精詳，堪愛繁奇嘹亮。

杜伏威玩之不忍釋手，就命焚起香來，轉軫調絃，彈一曲慢商調廣陵散，乃當年姚褚二仙所傳也。其曲小序三段，本序五段，正聲□八拍，亂聲□拍。彈畢，誇獎琴音不已。想此琴之音，與天主樓中玉琴無異，真無價之寶也。玩索間，忽見惠氏走出堂來萬福道：「感元帥爺法力，女兒舜華復如舊，無以報大德。適緣爺彈琴之時，小女扶病出來竊聽，他道廣陵散自嵇山歸天之後，無人得其真派，帥爺獨精此曲，不知從何得來，恁般精妙？但可惜不全，尚有後序八段，乃袁孝已所續。小女記得親切，願傳帥爺，以報活命之恩。」

杜伏威大驚，暗思：「天主傳我時，原說還有後序八段，留之不傳，以待他年姻緣配合。今此女能彈，莫非姻眷在此，千里能相會乎？」心中已有調和琴瑟之意了，乃伴應道：「多謝令愛厚情，目今軍務倥傯，無暇及此，容日領教。」便教起馬，致謝出門。惠氏跪送說：「小女專候帥爺車駕回來，草環相報。」伏威拱手而別。將校簇擁前進，忽見村口有一大廟，扁上寫太保行宮四字。杜伏威問是何神，居民道：「是河神花花太保之廟。」伏威怒道：「如此妖神，不宜供奉！」喝軍士將神像打倒，立刻拆毀其廟，木料磚瓦，付保正修了學宮。

杜伏威回至朔州，大小將士迎接入城，設宴洗塵。伏威將傅小姐失琴被魅之事對眾人細說，又道：「我觀傅姬孀居賢淑，其女閨教可知，意欲求為正室，不識可乎？」查訥道：「傅小姐既是司農姪女，乃閩閩名家。母賢，其女必正。元帥聘為夫人，必能內助，有何不可？」薛舉笑道：「忠臣之女，作配俊傑，門戶相當。況傳琴之意，夙緣有在，即當遣聘成婚，攜帶小弟啣一杯喜酒。」杜伏威道：「婚姻之事，蓋由天定。不可造次。必須稟過住持爺，方可行事。」查訥道：「不然！今且先遣聘禮，待稟過林爺，然後完親，又何妨礙？」杜伏威依言，備黃金一百兩，白金五百兩，綵段二百端，明珠二串，浼查訥為媒，花紅鼓樂，送至成州縣傅小姐家裏來。惠氏接見，查訥備道杜元帥求親之意，僕從獻上禮物。惠氏大喜，收了。排席款待，送上小姐庚帖。查訥相別，回朔州覆了杜伏威的話。親事已諧，俱各歡喜不題。

再說繆一麟軍馬行至長道縣界，忽見一軍校跪于馬前稟道：「小人是樊將軍差來奉書于元帥爺的。」繆一麟收了書，帶那人回朔州府，見杜伏威等。禮畢，將書獻上。同拆看時，書曰：

沐恩辱將樊武瑞薰沐百拜 恩主杜元帥大將軍併恩主薛元帥大將軍麾下：罪朽被擒，自分幽冥之客；感蒙洪造，慨存螻蟻之生，雖粉骨碎身，不足少酬萬一。匆匆拜別，未悉鄙衷，有一緊要重事，失于稟聞。杜恩主先尊都督大人，當年蒙詔捐館，太夫人與夫人相繼棄世，三位靈車，寄于武平郡城外荒土之內。牛進暗差人焚化，帶回朔州，埋在郊外翠微觀後冀窖之側。可憐可憐！□餘年杳無知者。杜元帥可速差人取之。薛恩主先尊將軍大人，昔日劍山與陳玉交鋒，中計落阱，自刎坑中。尊首已獻朝廷，豪骨尚埋土內。雖經日久，蹤跡可尋。薛元帥亦宜差人取之，擇地安葬，以盡二恩主人子之心，此亦瑞之少報效于臺下也。他日重逢，當效草環。萬惟台照不悉。

杜伏威看罷，踴躍稱謝道：「父母骸骨，許久不知下落，晝夜彷徨，睡不安枕。今得此消息，勝如登大寶矣！」薛舉道：「父親骸骨未收，人子之心何忍，久欲求取，無蹤可尋。今幸樊將軍傳示，真天地之大恩也！亦足以報父矣。」問：「樊將軍今在何處？」軍校道：「樊爺付書之時說，往終南山修道去了。」杜伏威薛舉向南拜謝，取銀五□兩，賞那軍校去了。

次早，杜伏威沐浴更衣，焚香拜祝了上蒼，率諸將上馬出城，取路往翠微觀來，尋取遺骨。觀中道士撞鐘擊鼓，聚集道眾遠遠跪接。杜伏威等一行人，進殿參禮三清眾聖畢，齊到殿後冀窖邊，教軍士併力掘下去。道眾俱各驚駭，不知其故。只見眾軍用力掘土，至五尺餘深，忽掘見一洞，洞中吐出氣來，就如煙霧一般。軍士便不敢動手，停鋤稟覆杜元帥。杜伏威同薛舉查訥等向前來看，果見煙霧奔騰，盤繞洞口，亦不知是何異故。查訥道：「如此濃郁，必非地氣，洞內或藏異物。再命軍士掘開，便知分曉。」眾軍士又掘下數尺，乃是一箇大窖。只見有一條青蛇，身如斗大，頭生短角，眼放電光，約數丈之長，做一堆兒蟠在窖中。見了眾人，也不慌，也不忙，漸漸昂頭掉尾，露爪揚鱗。杜伏威等眾見了，俱各驚愕，遠遠站開，只有薛舉按劍立于窖側，看他動靜。只見霎時間天昏地暗，雷雨交作，霹靂一聲，這青蛇從穴而出，乘雲駕霧，往東南飛去了。少頃，依舊天清雲散，日色光明。眾人方知是龍非蛇也。有詩嘆查訥不能預知，以致洩氣。詩曰：

盤龍之穴真天子，何事軍師盡渺茫。

查訥一言扶帝主，祇因不識喪禳祥。

薛舉招呼杜伏威等入窖裏看時，那蟠龍之下，卻是三箇骨瓶。查訥嘆道：「主帥無福，樊將軍誤卻大事！此是真龍穴，帝王之地也。若不開掘，數年後，主帥必登大寶。龍氣已泄，實為可惜！」杜伏威笑道：「近仁之言謬矣，豈有子為天子，而使父母骸骨，埋于冀窖之側乎？吾寧不得大寶，不忍使父母之骨穢污也。」查訥等頓首道：「真純孝之主也！」杜伏威道：「純孝吾何敢當，但于心有不忍耳。」說罷，俯伏窖內，手抱骨瓶，號咷痛哭。諸將和眾軍，無不下淚。查訥薛舉再三勸慰，方收淚而謝。將三箇骨瓶，用龍錦包裹，親自捧入翠微觀殿上三清臺側，設座供奉。分付道士好生看管，待選地擇日停妥，然後來取安葬。道士領命，送出觀外。杜伏威等上馬回朔州郡來，當日即差曹汝豐到定遠縣，去取薛志義骸骨。令黃松往岐陽郡，去取叔父杜應元孀娘孔氏二人骸骨，俱要悄悄用心行事，不可使人知覺。二將領命，拜辭去了。

杜伏威著人尋訪堪輿高士，選擇風水。延得一個風水先生，姓甄名教，字子化，乃江西人氏，參見杜元帥，與查訥談論地理，甚得精微之妙。杜伏威委查訥同甄教至朔州郊外觀風水，週圍看遍，並無得意之處。忽一日，來到城北花馬池側首，有一塊平陽之地，方圓二□餘畝，地名御屏埂。前臨澗水，後靠高崗，青龍白虎有情，秀嶺奇峰朝拱，果然好一個去處。有詩為證：

奇貴貪狼并祿馬，三合聯珠真厚價。

惡神流短吉人長，富貴聲名滿天下。

查訥和甄教二人下了羅盤，皆看得此處是個真地，商議已定，回朔州稟覆杜元帥，說此地大貴大吉。杜伏威薛舉甚喜，設宴相酬。就選擇安葬日期，先差土工四圍栽植樹木，築起墳牆。甄教于左右二處，俱點定了穴道，只等黃松曹汝豐二人到來，一同安葬。數日之間，黃松已回了，入帥府參見杜伏威，稟道：「小將領元帥嚴命，逕到岐陽，不期岐陽郡時疫大作，男女死者塞道，元帥宗族俱搬移無覓。小將尋問土人，指引到杜府基址，已是一片白地。月夜悄悄掘開培土，果見有骸骨二副。小將細細檢出，用寶瓶盛貯，謹奉在此，覆元帥鈞命。」杜伏威大悅，排宴洗塵。將叔孀二副骨瓶，一併寄于翠微觀中安頓祭祀，不在話下。

再說曹汝豐辭別杜薛二元帥之後，取路往定遠縣來，一路無話。已到劍山嶺下，入酒店沽一壺解渴，乘空問及店主老人，昔年官兵往勦薛判官之事。店老人歎道：「可惜一位濟困憐貧的豪傑，不幸死于非命！當日官軍去後，老拙這村中前後的百姓，皆感薛大王恩惠，無不傷感。地方人等，不忍屍骸暴露，即挑土覆掩其屍。後梁武帝既崩，侯景篡位，天下荒亂，村中生幾隻大蟲來害人。一日早晨，前村童保正過嶺公幹，走至嶺上，跳出一隻斑斕猛虎，撲撲過來。童保正驚倒，自料必落虎口，不能復活。忽見一個大漢，雄軀黑臉，手執鎗大踏步將虎逐下嶺去。童保正得了性命，回家與人言及此事，卻去村前村後訪這大恩人報答，並無蹤跡，方纔省得這黑大漢非別，乃是薛大王顯聖。因此童保正備辦牲禮到坑邊祭獻，教人掘開土，取骨貯瓶埋葬。不期是個殭屍，皮肉分毫不壞，只頭顱被朝廷取去。眾人驚異，保正僱了高手匠人，照依薛大王面容，用香木雕成一個頭，接在腔子上。買了棺木，將屍穿了新衣，殮人棺，葬在坑內，壘上成墳，栽種樹木。又是童保正為頭，糾集鄉民銀兩，於墳側造一座祠堂，裝塑薛大王金身，四時祭祀，甚是顯靈，求風得風，求雨得雨，疾病災異，祈禱無不靈應。百姓動了申文，縣官轉申本府，府申上司，奏聞朝

廷，欽奉太宗皇帝聖旨，敕封為黑虎大王，本村土地正神，至今極是靈感。立碑一座，上有四句贊道：  
神威赫赫，虎豹潛蹤。庇民福國，血食無窮。

曹汝豐道：「在下姓曹，這薛大王與在下原係表親，今日回家經過，有感于懷，故此動問。乞店主指引墳廟前一拜。」店老人即同曹汝豐到土地廟來，只見廟門首懸著一箇硃紅牌額，上刊七個大金字道：靈顯黑虎大王廟。曹汝豐進廟內拈香，拜了四拜，仔細看那神像，果然生得神威凜凜可畏。廟祝留茶，茶罷，店老人領到墳上來看，見週圍樹木森森，南首墳塋高聳。曹汝豐看了一回，復到店中，晚上秤些銀子，付與店主道：「明早煩老翁備辦豬羊祭禮，到廟中祭獻，以表在下親情。」店老人允諾，收了銀子。

次早殺豬宰羊，辦備祭禮。店主人陪曹汝豐往廟中祭賽已畢，就請本村耆民鄉老，共飲一醉，以酬其意，席罷散去。曹汝豐辭了店老人，取路而回。到朔州府，軍校通報，杜伏威喚入參見畢，曹汝豐將薛志義顯聖救民，童保正造墳建祠，奉旨敕封與祭獻之事，細說一遍。杜伏威薛舉大喜道：「正直為神，此理不謬。」重賞曹汝豐。薛舉道：「我們日後取了鍾離郡，必須大建廟宇，以為萬年香火。」此時甄教擇日已定，將杜都督和夫人桂姐三箇骨瓶，葬于新墳右首正穴之中。將杜應元孔氏骨瓶，瘞于新墳左首偏穴。落土事畢，延請僧道做七晝夜道場。水火煉度，薦拔先靈，兼超度殺戮橫死亡魂。費了偌大錢糧，方得完事。

忽軍校報朱將軍來到，杜伏威請入帥府，參拜已畢。朱儉道：「久違二元帥鈞顏，特來奉候起居。」杜伏威道：「生受你遠路風霜。」即排宴慶賀。當夜薛舉對杜伏威道：「我等在此安享，不知林老爺安否若何？久因征戰，失于問候，須差人問安，方免住持懸念。二來張三弟間闊已久，亦須致書接他來此，共圖大業，纔見兄弟結義之情。」杜伏威道：「我心下也常常如此想，賢弟言及，正合吾意，不如就差朱儉前去。」薛舉道：「朱儉曾去過的，正好，正好。」當下修書二封，黃金□錠。分付朱儉：「到廣寧縣去見了林住持爺，即和張官人同來，不可羈滯。」朱儉藏了書信黃金等件，拜辭杜薛二元帥，即忙上馬，取路出城，逕奔河東郡來。

話分兩頭。卻說張善相自與杜伏威分手之後，林澹然將兵書三卷傳授與他，日夕講誦，深知兵法，熟諳玄機。次後林澹然又囑付薛舉到延州郡救杜伏威去了，張善相獨自一人，祇覺淒涼寂寞，悶坐無聊。拋撇了六韜三略，堆積著萬恨千愁，每日帶兩個家僮，挾一張弩弓，出城射獵遣悶。

一日，張太公有個義子張棟，在外為商。買得一匹好馬回家，送與太公。太公歡喜，喚家僮好生看養，笑道：「老年人有了這副腳力，出入甚便。」張善相瞞著太公，叫家僮牽出來看，果然好馬！但見：

驪騮氣概，騏驎良才。欺項羽之烏騮，賽雲長之赤兔。臨風蹀躞，昂昂千里欲騰空；對月長嘶，翼翼神威真絕影。龍種遠從涇渭至，名駒出自渥洼靈。

張善相看了這馬，心中□分大喜，叫家僮喂飽了，備上鞍轡，收緊了肚帶，上了韁繩，帶一條齊眉短棍，掛著弩弓竹箭，跨上雕鞍，隨著兩個家僮，逕出西門遊耍。

時已午牌前後，來到一個去處，地名醒酒臺，乃昔日劉伶醒酒之處。此處有三五里地面，一帶平堤，並無樹木。西首一溪綠水，北邊一座土山，南首數百家人家，東首卻是來往之路。張善相坐在馬上，看這一帶平坦長堤，心中暗想：「我騎這馬半日，跼跼蹐蹐地，走得不爽快。這土堤平坦，來往人稀，可以馳騁，且放個轡頭，爽一爽神，有何不可？」即將短棍遞與家僮，跳下馬來，將裏肚拴一拴緊，依舊上馬，扯起韁繩，足踏鐵蹬，連打幾鞭。那馬放開四個霜蹄，飛也似跑了去，又跑轉來。不消半刻，把三五里地面，跑了兩箇往回。張善相坐在馬上，耳邊只聽得呼呼風響，身似騰雲，心中甚覺快活。跑得興高，飛來飛去，連放了四五個轡頭。家僮勸道：「好了，日已過午，大叔回家去罷。太公知道，必要作惱。」張善相道：「走這數回，纔覺有些意趣，怎麼就歇了？待我再跑一兩回歸去未遲。」家僮只得等待。

張善相縱馬加鞭，又跑一遭。正勒馬跑轉，不上數丈之外，遠遠見一漢子，一步一跌顛將來，口裏喊叫道：「馬上的我那兒，你且慢慢來，不要衝了老子，□字街教你鳥娘陪話番打孩！」兩傍看的人都叫道：「馬上官人快帶住韁繩，九頭鳥今日又醉得不好了，不要去惹他！」張善相看那人時，怎生模樣？但見：

赤黃眉橫攢一字，老鼠眼斜鬥雙睛。渾身筋爆夜叉形，骨插臉亂紋侵鬢。頭上亂堆蟻虱，衣衫盡染泥塵。頑皮疥癩臭難聞，醉後爹娘不認。

張善相聽罷，忙將籠頭勒住，那馬走得性發，那裏勒得住！越勒越跑，一溜煙奔去，將那九頭鳥劈胸衝倒，仰面跌翻于地上，又復臉上踏了一腳。張善相心下驚慌，不顧性命的將馬打上□數鞭，那馬就如騰雲駕霧一般，一直去了。

原來這九頭鳥姓孫，名鬼車，是本村人氏，專一好賭不材，不務生理。不喫酒時，還有一分人氣。若酒醉之後，不怕天地，不分上下，酗酒罵人，詐死纏活，潑皮無賴，就把尿屎不淨之物搗了一身，拿在手中，尋人廝打。所以他醉了時，人人皆怕，只得遠遠避他。當下被張善相走馬衝倒，復臉上一腳，踹得腦漿迸流，死于非命。張善相馬快，往前走了，那兩個家僮卻跑不及，被村坊人等圍住拿了，交與保正，報知孫鬼車家裏。孫鬼車的妻子兒女，一齊哭來，將家僮痛打了一頓。內中有人認得的道：「這騎馬郎君，是城內張太公的孫子，家道殷富。今日九頭鳥踏死得好，雖然誤傷，卻也尋著主兒，必得一個小富貴。」保正和地方人等，帶了孫鬼車妻子黃氏，縛了兩個家僮，一齊到廣寧縣呈告。正是：

人心似鐵非為鐵，官法如爐卻是爐。

不知張善相果然逃得脫否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（本節完）